

九龙御佩



江苏人民出版社



2 039 1045 6

九龙御佩

陆扬烈 周朝栋 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反走私斗争的长篇小说。

作品围绕着女皇武则天留传下来的稀世珍宝“九龙戏珠”玉佩被盗一事展开故事,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案情。青年公安人员江梦华为夺回国宝,经过周密的调查,透过扑朔迷离的假象,终于识破了敌情,将罪犯一网打尽。

小说着力塑造了江梦华、周薇薇、林玲等各具个性的当代青年的形象,情节曲折,文笔优美,风格清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一场斗争,颂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九 龙 御 佩

陆扬烈 周朝栋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500 册

书号: 10100·709 定价: 0.95 元

责任编辑 朱新楣

目 录

1	没有喝成的团圆酒·····	1
2	誓不两立的邻居·····	9
3	她怎么会嫁给他? ·····	18
4	厂长和人保科长·····	25
5	翡翠玉雕《微笑》·····	35
6	赠给母校的礼物·····	43
7	杀错了人的凶手·····	49
8	“九龙玉佩”的传说·····	60
9	信任是爱的基础·····	77
10	“我说他不是犹太”·····	87
11	海外传来的消息·····	113
12	眼睛里面的秘密·····	126
13	湖边月下新发现·····	141
14	“他是真正的罪犯!”·····	151
15	德漠克里特的座右铭·····	166
16	往事是不能忘记的·····	177
17	在感情的波涛中·····	192
18	龙, 中华民族的象征·····	205
19	“祖国会宽恕你!” ·····	215
20	没能利用上的风波·····	230
21	从反对意见中寻找启示·····	247

22	他俩一起失踪了·····	257
23	第五种类型的夫妻关系·····	269
24	未知数还有一大堆·····	277
25	祖国处处有亲人·····	296
26	一个破产的角色·····	309
27	蔷薇花和荔枝蜜饯·····	320
28	曙光照耀着国境线·····	327

1.没有喝成的团圆酒

这是四月初一个温馨的傍晚。

林天池独自站在侄女家阳台上，俯视着面前的含梦湖。夕阳已沉入西岸山后，湖上最后几艘游艇在晚霞里返回湖岸，微风从湖面上空吹来，含有幽幽的清凉气息。

湖山依旧在，游子几时归。整整三十六年了，远客他乡的游子，终于重见渡过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含梦湖。林天池触景生情，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说清楚的思绪。

他是个五十开外的菲律宾华侨，魁梧、健壮，还没有白头发，也不秃。他穿着朴素，唯有左手无名指上那只白金蓝宝石结婚戒指，才显示他的财富和身价。

“大伯伯！”林玲拿着林天池的上装，从房里走出来。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二十七岁了，仍常常要撒娇。“天要黑了，您小心着凉呀。”她把上衣披在大伯伯肩上，噘起嘴埋怨着。

林天池感到一阵温暖。他有三个儿子，非常想有个女儿，没能如愿。林玲长得酷象父亲，也就有点象林天池。上年纪的人，对长得象自己的晚辈，总会另有偏爱。何况，林天池只有一个亲弟弟，林玲又是亲弟弟唯一的遗孤。

然而，林天池的心情很矛盾，他不愿意多想自己从小就挚爱的弟弟。他指着湖对岸那对尖尖的天主教堂塔尖，引开自己的思路：

“阿玲，那还是学校吗？”

“嗯。湖山中学，是我母校。”

“啊！”林天池快活地突然握住侄女的手。“那我们是校友呐。”

“真的啊？”林玲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惊讶加喜悦，显得分外明亮。“这可太好了！”她紧紧地握着大伯伯的手，兴奋地摇晃着。

“那时候，她名叫圣心学堂，还有小学部，收寄宿生。是全省闻名的贵族化学校。”

“爷爷是位打钟的校工，大伯伯您怎么进得这所学校？”

“学费是免交的。”

“大伯伯您功课一定非常好。”

林天池谦逊地笑笑：“你爸爸也总在前三名。不过，免交学费的主要原因，是你爷爷又打钟又打扫校园，一个人做两份活。而且，爷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林天池叹了口气。“可是，我初中刚毕业，你爸爸才读完初小，爷爷病死了，我们的书也读不成了。”

“这些事，爸爸一句也不曾对我说过。”

“那一定是因为你还没有长大……”林天池有点伤感。他不想再谈这些事，又转了话题：

“阿玲，明后天找个时间，陪大伯伯到母校去看看。”

“好的。明天如果天气好，下午我调休半天。”林玲说时望望已升高的月亮。“大伯伯，进屋坐下歇歇。我还要帮妈妈准备晚饭哩。”

平时，这娇姑娘对家务事总是想方设法逃避。今天是罕见的例外。从陪着大伯伯一进家门，就从厨房到房间，从房间到厨房，象只勤快的蜜蜂，飞来飞去，忙个不停。此刻，她把大伯伯拉回房里，就要去厨房。但又怕让大伯伯一个人呆

着，对老人家太冷落。林玲灵机一动，风风火火扑到书橱前，拉开抽屉，捧出她的宝贝照相簿。

“大伯伯，看看我的照片！待我把虾仁挤好，就来陪您。啊！”她的口气，有点哄孩子的味道。仿佛厨房里、房间里都缺她不行。

她母亲田芝蓉在厨房里大声说：“虾仁没你也成！阿玲，你就陪大伯伯说说话。”

林天池翻开照相簿，慈祥地望着她说：“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还是去帮一手。大伯一个人先来欣赏欣赏。”说时笑了笑，“喂，有他的照片？”

说到“他”，林玲脸有点红。如今，大伯伯就象是父亲了，对父亲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没有他单独的照片。有——”林玲嫣然一笑，“合影！”说完逃似地飞回厨房。

这个“他”，就是林玲的未婚夫江梦华。

江梦华，是林玲在艰辛的农村插队生活里相中的对象。在林玲眼里，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江梦华更好的小伙子了。她对她的爱，用“崇拜”这个词作为基础，是再准确不过的。

回城后，林玲非常希望江梦华能进体操队。凭他在学生时代就崭露的才华，不愁当不上运动健将。要不，当名教练也挺好的。

林玲做梦也想不到，江梦华竟分配去当一名刑事警察！

林玲心里不高兴极了。不高兴的原因，实在不少。且不说别的，就拿约会来说吧，十趟九次会临时变卦。那些该死的作案分子，是不管侦察员是否有约会的。他们想作案就作案。结果，常使林玲在电影院门口，或是公园的凉亭里，或

是在湖边的小树林……一次、一次、又一次等空。他连打个电话来通知取消约会的时间也被紧急任务抢去了。

林玲懂得，这不是他的过错。自己无权责怪他，只有暗自伤心的份。

“今晚，他会不会……？”

林玲突然紧张起来。虽说她的“江江”亲口用肯定的语气再三说：“放心！为大伯伯接风洗尘，全家喝杯团圆酒。今晚我一定到！说什么也得争取赶来！”

对江江，林玲是完全信赖的。可是作案犯呢？他们会不会又要和林玲作对……想到这里，林玲被自己的假设吓坏了，象是有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了她的心。

林玲心不在焉，把虾壳也放进挤好的虾仁堆里。她已把厨房门大开，耳朵侧向通往公共走廊的总门。

唔，有脚步声走近了。

唉！走近的脚步声，经过门外又远去了。这是邻居下班回家。

菜肴已准备周全，门铃怎么还不响？

林玲噘起嘴，分放着酒杯和碗盏、筷子。她恨恨地说：“不等啦！”将江梦华专用的筷子，重重地按在桌面上。

“铃铃铃铃！”

天！门铃响了。这铃声是如此动听悦耳。林玲欢叫一声：“来啦！”转身朝房门外冲去。

总门被她拉开，只觉得眼前一亮。

江梦华站在门外，含着歉意的微笑。走廊里的路灯就在他头顶上，更主要是因为他穿的那件隐藏有银白雪花的纯涤纶青年衫在发亮——那是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送给他的礼

物。她知道他嫌这件衣服太漂亮，所以从未穿过。今晚穿了，可见他对来见大伯伯的情意之深。

林玲半秒钟之前的满腔怒火，顿时烟消云散。

上了年纪人对年轻的晚辈，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婚事，林天池此次回国，先在广东宝安角头镇老家，伴母亲住了三天。在那里，他看了林玲和田芝蓉这多年来先后寄去的一大叠信。从这些信里，林天池了解到未过门的侄女婿江梦华的许多情况，还看到了他和林玲的合影。

林天池对侄女的眼力称赞不已，使年迈的祖母喜得合不拢嘴。

江梦华身材修长，英俊倜傥，容易使人误认是位体操运动员。林天池觉得侄女婿比照片上的形象更有风采。

早在农村集体户，林玲和江梦华关系明确后，她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他，自己有个亲伯父，十八岁那年跟随一个同乡亲戚去东南亚谋生。五七年前，每个季度都要汇一些钱给住在角头的奶奶，和爸爸也有书信来往。他最后一封信、最后一笔汇款，都是从新加坡寄出的。之后，这位大伯父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杳如黄鹤。国内的亲人，当时也巴不得他别再写信、汇款来！七八年秋天，大伯伯通过家乡的外事部门，了解到奶奶还健在，弟弟已在六七年过早去世，所幸留下一个青春年华的侄女。大伯伯高兴又辛酸，立即汇给奶奶一大笔钱。大伯伯来信说他已定居马尼拉，开一爿不大不小的帽子店，有三个儿子，大妈是世居新加坡的华侨。全家五口都入了菲律宾国籍。大伯伯早就想带他全家，回国来看望奶奶，和弟媳、侄女团聚合影。林玲天天盼等喜讯，谁知盼来了意外的噩耗：就在三个多月前，大妈和三个堂兄弟，回新加坡外

婆家度圣诞节，不幸客机在海空失事，坠入海底，机组人员和旅客无一幸免……

江梦华对这位老华侨意外的遭遇，深为同情。何况，“五一”节后，他也就是自己的亲伯父了。

一个热爱自己事业的人，都有一双职业的眼睛、一副职业的头脑。虽然是未婚妻的亲伯父，江梦华还是不由自主地，用职业的目光观察第一次见面的林天池，还用职业的头脑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年轻时候干过繁重体力活的人；受过生活的折磨，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人；精明能干，不露锋芒，是个有城府的人……这种直感，完全符合林天池的经历，吻合江梦华未见其人之前的主观臆想。

“梦华！”林天池开口就把江梦华当作自己的侄女婿，很随便地招呼他。“坐，坐吧。”正因为随便，更显得亲昵。

江梦华认真地向林天池鞠个躬，带着歉意，说：“大伯伯，因为有个重要的会议，没有和玲玲一起到车站接您。”

林玲在一旁鼻孔里狠狠地“哼”了一声，还用力瞪了江梦华一眼。

林天池“哈哈”笑出声：“阿玲呀，你怎么对他这么凶？还没过门哩！”

江梦华很窘。林玲满面通红，可心里甜津津。

田芝蓉端着冷盘从厨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对江梦华说：“梦华，以后，不要什么事都由着她，要给她定出些规矩……”

“妈呀！”林玲一声娇喝，打断母亲的话。她转向未婚夫，命令式地大声说：

“走！我们搬菜去。”

房间里洋溢着两个长辈喜悦的笑声。为异国他乡归来的

亲人接风洗尘的团圆酒宴，就在这融融的气氛中开始了。

林天池抢着举起酒杯，向侄女、侄女婿祝福。当说到他们“五一”节参加集体婚礼的事，林天池笑容满面：

“说吧，阿玲，要大伯伯送些什么礼物？”

谁也没想到，林玲突然把举起的酒杯，重重放下，酒也溅了出来。她懊恼地说：“我要退出！”她的脸色难看极了。

大家都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团市委首次举办的集体婚礼，市长将亲自出席当主婚人，还有市歌舞团来义务表演节目庆贺。那场面定是极为壮观的，气氛之欢乐、热烈，可想而知。

林玲早就向往这一天咯！可她，现在怎么啦？虽说林玲的情绪，常会由“晴”跳过“多云”转“阴”，也会“雨”停突然转“晴”。但对这样的大事，她再任性，也不会不和自己母亲、未婚夫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骤改婚期的呀！

一定是出了不寻常的事……

正当江梦华和田芝蓉惊诧不已，想好好问一问究竟，忽然，后面传来乱嚷嚷的呼叫声。

江梦华的职业神经立即绷紧。他放下酒杯，猛地站起，什么礼节也顾不上了。他说了声：“我去看看！”朝门口快步走去。

为大伯伯的接风洗尘和合家团圆酒，刚刚开始就被破坏了！

林玲一腔怒火，从脑门直冲而起。她想喊住江梦华，可是嘴巴张了张却没喊出声。结果反而紧追上去，还抢着替他打开通向朝北公共走廊的门。

只见对面三楼一户人家，火光闪闪，浓烟直冒。

没等江梦华问，林玲已用尖尖的惊叫声嚷起来了：“啊呀，

着火啦！一百四十四号305室着火啦！”

江梦华一口气连窜带跳奔下楼。

对面144号305室，住的是李瑞含、武文凤夫妇。

林玲家是124号306室，两排公房相距三十多米。惊惶的居民正从四处赶来察看。

江梦华穿过人群，冲进144号，直上三楼。

三楼的邻居怕火烧到自己家来，已慌乱地朝外搬贵重物件。

着火的305室门紧关着。

还没到七点钟，屋主人不可能已睡熟，一定都不在家。江梦华先用肩膀撞门，撞了几下没撞开。他咬咬牙，用皮鞋后跟狠命猛踹。三夹板合成的门被踹出一个洞。洞口很快被他撕大。

江梦华伸进手去扭开弹簧锁。

这时，楼前传来“咣咣咣咣”消防车的警钟声。两名消防队员迅速地从架起的云梯跳落阳台。火势被水龙很快扑灭。

电源早已被切断。借助消防车从下面射来的光束，江梦华吃惊地发现，烧坏了的床上有个人的模样，被烧坏的被子、帐子覆盖着。

江梦华走过去清除焦灰，见是个中年妇女。她的脸部是完好的。

一个消防队员从阳台上走进来。没等他发问，江梦华就摸出工作证，向对方说明了身份。他当机立断说：“请你们留位同志保护现场，我马上去打电话！”

2. 誓不两立的邻居

当侦察科长贺铭接到江梦华电话，带领女侦察员朱惠贞、见习侦察员刘旭赶到现场时，消防车已回去。武文凤也由居民委员会委员赵大婶陪同，抬进救护车去医院。

三楼公共走廊上站满邻居，好些人在低声议论。

江梦华挡在305室门口，正在倾听居委会干部介绍着火的305室李瑞含、武文凤家的情况。

林玲也夹在人堆里。她感情复杂地瞅着满身狼藉的江梦华。她紧紧跟着江梦华赶来，毫不考虑火警现场的危险。后来，武文凤被担架抬下楼时，她悄悄跟着下楼，急火火跑回家，拿了四块蛋糕装进食品袋，又跑回现场。她明白，这餐团圆饭是泡汤了。她自己倒不觉得饿，可担心江梦华的肚子咕咕叫。

林玲手里拿着食品袋，却不敢挨近江梦华。她的江江平时对她温柔体贴，百依百顺。可他在办案时候，就象变了个人似的。有一回，林玲临时得到两张热门音乐会入场券。江梦华爱听这种抒情轻音乐，林玲满心喜悦。她怕时间赶不及，还没下班就给江梦华打电话。谁知江梦华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竟粗暴又严厉地说：

“我没空！这种事，以后在办公时间不要打电话来！”

林玲有如遭到晴天霹雳。她又气又恨又伤心，一赌气，把两张入场券撕得粉碎。当晚在心里赌咒起誓：“再不理睬这个不知好歹、没情没义的家伙啦！”可她又闷在被子里哭得两眼

红肿。

第二天天刚亮，有人“笃笃”敲门。妈妈正好出差去省城。林玲边穿衣服边大声问：“谁？干什么？”

门外的人听出她语气惊惶，忙说：

“别害怕，玲玲。是我呀！”

这是林玲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了。正是林玲刚赌过咒起过誓“再不理睬”的那个人！他此刻的声调语气，又和往日一样了，那么温柔，充满爱抚。他还在说：

“玲玲，你还没起床吧。不要紧的，你慢慢来好了，我等着。衣服穿好再来开门，别着凉感冒。”

林玲受不得委屈，也受不得感动。她的眼泪又掉出来了。她忽然怀疑昨天接电话的人，不是她的江江，而是另一个人闹误会的吧？

开出门，林玲第一眼就看见江梦华那对眼球上布满红红的血丝。他又一夜没睡！再看他满身尘土，还留有与人搏斗过的痕迹。他定是执行任务刚归来，他顾不上去洗澡、换衣，他不顾疲惫，完成任务先来看望自己。

果然，江梦华进门就说：“我怕你生气，先赶来给你说明一下情况……”

原来，昨天林玲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突击审讯一个轮奸杀人犯。根据这犯人交代的线索，就要出动去追捕另外三个罪犯。

“那个受害人，也是独养女儿。父亲也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她也在农村插了八年队。回城后工作也还不满三年，也准备在‘五一’节结婚。唉！”

江梦华一个又一个“也”，林玲听得浑身打颤。这位不幸的

姑娘，她生前的经历几乎和林玲一样！

江梦华紧握如铁锤般的右拳，在半空用力一挥，他咬咬牙，愤怒又欣慰地说：“我们，终于为她报了仇！那四个恶鬼，一个也没漏网！”

林玲灵犀顿开。她突然明白，自己的未婚夫是最有情有义的、最懂得好歹的人。

林玲又哭起来，一头扑进江梦华怀里：“是我错！我不该怪你！你原谅我……”

从那以后，江梦华在办案时，林玲再不敢去打扰了。

……此刻，林玲左想右想，认为还是把蛋糕藏起来为好。

三位身穿制服的刑警来到后，走廊里鸦雀无声。林玲也和大家一样，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江梦华在向科长贺铭报告：305室男主人李瑞含是新新制药厂采购员，前天夜车出差去芒城；女主人武文凤是光华帆布厂挡车工，身体不好，经常病假。他们结婚已有三年多了，还没有子女。着火时，武文凤一个人躺在床上……。

正说着，陪同武文凤去医院的居委委员赵大婶气急火火赶回来，说在救护车里就发觉武文凤早已断了气。

问题更严重了。

现场侦查工作开始。贺铭是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侦察员，积累的经验很丰富。他身材粗壮，精力充沛，面貌威严，使罪犯一照面就有种威慑力。他的工作作风严谨，善于从侦破的案例中总结经验。在他亲自参与侦破的案件中，查明罪犯的指纹、跟踪罪犯的脚印，都曾起过决定性作用。所以，他照例先让朱惠贞对房地面一块一块拍下照片后，才

走进现场。

含梦新村这几排公房结构相同：一排三个门号。每个门号每一层六个单元。两头两个是一大一小的中套，没有阳台。林家住的就是这种式样。中间四套都是单间，房间呈长方形，约二十个平方米。外面有阳台，两家合一座，中间用铁栅隔开。

李、武家的家具不少，着火点显然是靠窗的双人床。所以靠近双人床的那对单人沙发也烧成两堆弹簧。放在两只沙发之间的落地灯金属架，光秃秃地竖在那里，十分触目。大衣橱、五斗橱、小方桌都是木质的，也烧得不成形。

房间的地板上流着水，墙壁也滴着水，烧焦的东西渗着水。消防水龙为了扑灭火势，在这里大显过身手。然而，从侦察角度说，则是把现场破坏殆尽。

贺铭不甘心，他摸着放大镜，蹲下身子，在着火点——双人床前细细查看。朱惠贞蹲在他旁边，扭亮手电筒，照着他放大镜下的灰烬。

江梦华走到阳台上，刘旭跟着出来。

阳台里只有架在吊钩上的两根晒衣服竹竿。

江梦华朝隔壁304室看看。那屋里黑洞洞，主人也不在家。

江梦华的目光还没收回来，他的助手刘旭已按亮手电筒照过去。

透过半开半掩的玻璃窗，江梦华看见两盆盛开的蔷薇花，一盆洁白如雪，一盆红似火焰。

江梦华也爱花，有一些种花的知识。他特别酷爱蔷薇花。他一眼看出这两盆蔷薇花是名种。主人栽培、保养得极好……可现在他哪有心思欣赏什么花！